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後官場現形記 第六回 借手談明修棧道 品鼻煙暗度陳倉

話說思中丞回到衙門，傳了巡捕官進來，吩咐所有蘇州城內有名的大夫通統去打聽明白，排個姓名單子，以便擇優奉請。於是哄動蘇州一城的醫生，都想借這個機會揚名發財。鑽頭覓路，求人推薦。巡捕官排了一排，至少也是三五十名。開好單子，呈與中丞。中丞看見許多名字，究竟不知道哪一個好，哪一個不好，請哪一個，不請哪一個。鬧得自家也沒得主意。只好拿著單子去請他哥嫂自己選罷。可知道他哥嫂初到蘇州，更加摸不清楚，還是要中丞作主。中丞說：「姑且一個一個地請他來看，如哪一個說得對，就吃哪一個的藥。哪一個藥吃下去有效，就請哪一個看。醫遇有緣人，這幾十個醫生內中總有一個有緣的在裡頭。」制軍與夫人都說：「很好，就這麼辦罷。」這一來，把個八旗會館鬧得來車馬盈門，川流不息。看官可不要誤會，這川流不息的人是一般下屬問安侍藥的孝順卑職，卻是一伙草頭郎中。有的說大人貴恙要用補劑，有的說大人貴恙要用通泄一類，有的又說是宜攻補兼施，大約主補劑的占了十分五六，攻補兼施者十分三四，通泄者不到十分一二。況且官宦人家就是無病的時候素來也是講究吃補品，何況有了病更該吃補藥了。他卻不管這病還是該泄該補，聽到補藥兩個字總覺得順耳朵。今日主補劑者占了多數，自然是從多數的贊成，便大吃起補藥。卻說這制軍的病真也奇怪，不論吃了什麼藥下去，他都能受得住，只要什麼功效，卻是不見。大家都說大人病久了，不是一劑兩劑藥可以成功，得慢慢地醫去，總會好的，不要急在一時。制軍夫人都甚以為然，便在會館安心吃藥養病。思中丞每天公事辦完，便坐著轎子來到會館，陪哥哥談天解悶。這制軍是最好名的，無奈為病所苦，其志不行，每每兄弟兩個談到得意的時候，制軍便說：「大局如此，咱們世受皇上家養之恩。像老弟你年富力強，正好替皇上家辦事。像我這樣，只好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」夫人因制軍正在吃藥將息病的時候，恐怕談起心事來又要傷感，藥不是白吃了？便找些個閒話和中丞說，岔開過去。中丞是何等的人，早領著嫂嫂意思，一面聞著鼻煙，說道：「論國家的事，到這時候靠咱們哥兒兩手撐不起來。不過我盡我心，做一天和尚，撞一天鐘罷了。我看你在牀上怪膩的，不如下來坐坐，咱們鬥個小牌兒玩玩。」制軍道：「這玩意兒，我怕隔了半年多了，還是在衙門裡同師爺們鬥過幾回，再沒有過，正想著呢！」中丞叫老婆子們拉開桌子，夫人扶著制軍下得牀來。制軍說：「咱們只有三隻腳，還差著一個，怎沒成局？」中丞說：「叫姨奶奶湊一腳。」夫人說：「他怎麼配上桌！」中丞說：「陪哥哥散散悶兒，你不要拘這過節了罷。」制軍說：「二爺賞臉，叫她來就結了。」夫人雖然心裡有點不大情願，因為一個是老爺，一個是小叔子，都說叫他來，也不便敗他們的興頭，叫丫頭去叫姨奶奶來。一霎時，這花枝招展的姨奶奶從裡間屋子走出，穿著一件楊妃色湖縐四扇邊的夾衫，脖項上圍著一條湖色繡花大手巾，兩把頭梳得來油光水滑，戴上無數鮮花。一張鴨蛋臉兒濃抹胭脂，一點朱唇，襯著雪白的米牙。朝著中丞請了安，發出顫巍巍的聲音，叫了一聲「二爺。」中丞伸手招呼說：「咱們三缺一，你來湊湊。」那姨奶奶抿嘴一笑，那星星眼卻溜到夫人臉上。夫人說：「二爺賞你臉，你可好好地，不要放炮。」那姨奶奶笑著說：「太太要什麼，奴才打什麼，與太太和個辣子好不好？」夫人說：「沒規矩。快來罷，誰耐煩等你。」那姨奶奶重新與制軍夫人、中丞請過安，方才入坐。制軍與中丞對面，夫人與姨奶奶對面。恰恰中丞坐著姨奶奶上手。打了一圈，全是夫人和的多。姨奶奶說：「二爺牌真利害，下手一張吃著。」中丞說：「你要吃什麼呢？」姨奶奶卻不理會他，一圈輪到制軍莊上，面前碰了一碰九萬。夫人的二家坐了侯風，一副七八九的索子。中丞與姨奶奶面前一張沒落台。制軍打下一張一索，夫人吃，又說去摸得好，摸了一張侯風補槓。制軍說不好，要敲莊了。說著中丞伸手擲出一張九索，夫人說：「碰。」制軍說：「絕張都會碰得出，大家防備點，是索子一色，兩台。」姨奶奶說：「索子我可可不打了。」便放出一張一萬，莊家又碰了。中丞說：「你們兩家一個萬子，一個索子。」指著末家說：「這一家不知是什麼？沒有顯出來，就是我沒有。」說著伸手摸了一張牌來，笑嘻嘻道：「賴有此了。」便把四張牌撲到面前，在尾上補了一張來。大家翻開，撲的是四張將風。又坐著了。姨奶奶說：「好，好！三家造反，我可不得了，願黃了是我的運氣。」中丞又放了一張相字，說：「你也坐一坐。」姨奶奶說：「我沒有坐著的福氣。」摸了一張萬字打出來，夫人說：「你留神點，老爺是萬字清一色，你只管放，和了下來要吃包子的呢！」制軍故意地把牌拿下手來，說：「吃一張罷。」夫人說：「這下聽張了。」制軍說：「不吃你的，怕什麼。」又摸了空張打出。夫人說：「這一張料你用不著。」叭噠一個白板到台上來。制軍說：「碰，」伸手在這一頭摸了一張，說：「槓上開花。這可敲著了。」姨奶奶說：「太太才叫別人留心點，不要放銃，怎麼自家把開花炮都放出了？」夫人說：「誰知道老爺手裡還有這些東西，我料他是清一色呢！」中丞道：「不要說了，數和子罷。」姨奶奶說：「滿了，還數什麼？」夫人道：「那不能數，到要數一數呢！」制軍說：「碰九萬四和，碰一萬四和，白板開槓十六和，自摸東風十和，槓上開花加十和，十和底子，是不是五十四和？東風一槓一百零八和，白板一槓二百十六和，萬字一槓四百三十二和，對對一槓八百六十四和。」姨奶奶撇著嘴，把所有面前的洋錢角子往制軍面前一摔，好好輸得個亂打光。制軍笑著把大家洋錢收了和牌。後便是姨奶奶和了個平和，接著制軍又和了個八十和。姨奶奶和進來的錢早光了，就要欠賬，制軍不肯，中丞說：「賭場上賬是不能欠的。這樣罷，我借本把你。」說著在衣袋內掏了一大沓鈔票出來，遞給姨奶奶說：「有一百塊錢總夠你輸了。」姨奶奶了眇中丞一眼說：「借了我，可沒有還的。」中丞說：「不要你還。」姨奶奶又望著制軍說：「到底是二爺大方。」夫人道：「二爺借把他，也得借把我。」中丞道：「你沒輸。你輸了，我加倍地借。」說說笑笑，四圍牌已完結。用過晚膳，中丞便辭過哥嫂出來，走過迴廊上，適逢姨奶奶坐在廊沿上一個繡墩上。見中丞過來，便站起身子說道：「天還早呢，二爺就回去嗎？」中丞道：「我去了，好讓你們大家歇歇，明日再來陪你。」姨奶奶說：「陪我不敢當。早些回去陪新奶奶是正經。」中丞道：「我那個不如你。」姨奶奶道：「回去在二太太，眾位姨奶奶上頭都替請安。」中丞點點頭說：「你好乖。」卻抵著嘴挨身兒走過。姨奶奶又道：「二爺明日可請早些來，我還要翻本呢。」中丞連聲說：「好。」瞇縫著眼兒一直走出，上了轎回衙門。自此以後，中丞早上起來單檢要緊的公事翻一翻，應個景兒，其餘日行公事都交給送到師爺那邊，看過了送來，胡亂畫個行，算了事。三點鐘一敲過，風雨無阻，便傳伺候上行轅來，敘天倫之樂，更深半夜方才回去。一連兩個多月都是如此。在中丞有這省視兄長一個大問題，自然是行若無事，在蘇州官場中捉風捕影卻鬧了個滿城風雨。這時餘寶光到省也差不多一年了。隨班聽鼓總是有事為榮，詎知官場中情形，須要財貌雙方得邀上司的青顧。這也不是江蘇一省，天下皆然。寶光到省這麼多時候，連一個紅點沒有見過，難免受牀頭人的些譏諷。遂發奮用功，鑽頭覓縫，居然被他找著了這一條終南捷徑，塞了二百銀子在姨奶奶手裡。這二百銀子若在別位大人姨奶奶的眼睛裡卻不能算一回事，無奈這位制軍的姨奶奶素來壓伏強權之下，所得者不過月費銀子四兩八兩，那夫人還要交代賬房，七折八扣的不能按月送給。前天得了二爺一百塊洋錢，已是平生未有，感激得來無中以為報，只好報之以身。今日比前日又加了兩倍得多，並且只要向中丞說允許見他一面的一句話，並無別的要求。樂得口角春風，與人方便。遂消瘦化氣地把著二百銀子吃下。找個空兒，咬了個耳朵。你想思中丞是多情的人，有情的人兒，這一句話還有不奉命如金的嗎？滿口應承。餘寶光得了消息，擇了個空閒日頭，頂冠束帶來上撫台衙門。

且說思中丞一到任時，大張諭帖，貼在官廳子上：是凡在省城有差各員，如有公事面稟，可以隨時來轅稟見。其餘無差各員，若本部院有諮詢事件，當隨時傳見。無庸隨班衙參，以示體恤。自有這道禁令，所以達到二五八，三六九這些衙期，總沒有人到。只有逢朔遇望，循例和司道站個香班，也不過是場面上當差幾個人。不像從前逢著衙期，東一堆西一堆的，紅纓緋帽如同紅頭蒼蠅，在冀窰裡亂拱。今日餘寶光平空來上衙門，巡捕官接著手本一看，是試用通判餘寶光五個芝麻小字，銜上並無差字，又沒有角簽，便不肯拿上去回。吩咐號房回報說：「大人早有諭帖貼在官廳子，沒有長差人員照例不見。你去叫餘大老爺，進官廳看看。等有了差事，再來不遲。」號房照樣回報了餘寶光，寶光向號房道：「我豈不知道大人有諭帖嗎？煩你費心，請巡捕老爺替我拿手本上去回一聲，見不見憑大人。」號房不便怎樣，仍然拿著手本，走進巡捕房道：「餘大老爺說費大老爺的心，替他上去回一聲，見

不見憑大人。」巡捕官發氣道：「混帳東西！上去不是白回嗎？你要回，你上去回，我不碰這釘子。」號房見巡捕官發怒，不肯上去，又被申斥一頓，一肚皮懊惱，跑到官廳裡來說：「餘大老爺，還是請回公館去歇歇，幾時恭喜委了缺，幾時再來。我們沒有許多閒工夫，拿著手本跑出跑進。」細聲咕嚕著便走出官廳。餘寶光是乘興而來，豈肯敗興而返？號房已是三番兩次跑進過去，可惡這巡捕不肯拿我的手本上去。也怪號房不得。一個人坐在官廳裡，低著頭盤算一回，歎口氣道：「在人廊簷下，怎敢不低頭。」抬頭叫高升，那高升卻站在旁邊，聽見主人呼喚，便說道：「料想大人今天是不見客的了。請示老爺，還是回公館去，還是拜客。差不多十二下鐘了，轎夫都沒有吃飯呢。」寶光道：「我們既然來了，總得見了才好去。若把今日錯過，下次更難見了。」高升噪著道：「老爺沒聽見，才號房說沒有差事的是見不著的。」寶光道：「你耐點煩，不要躁，拿護書來。」高升一隻手捧過去。寶光並不責飭高升，反和顏悅色雙手接來，就在膝蓋上打開，翻出一個教弟名帖，遞給高升：「你去在巡捕房說，拜會盧柴二位大老爺，有話說。」高升哭喪著臉，拿著名帖，走到巡捕門房口。探頭一看，見有人在房裡，趕忙換了笑容，拿上名帖說：「我們老爺拜會貴上盧柴二位大老爺。」那人接過名帖一看道：「你等一等，待我去回一聲，保不定會客不會呢。」說著便走去，走到內房門口，在簾縫裡一張，又縮頭回來，向高升道：「裡頭才開飯呢，請你們老爺改日再來。」高升呆瞪瞪接著說道：「開飯能有多大工夫，等開完飯，煩你老再去回一回。」那人道：「這一頓飯只少得二個鐘頭，你耐煩等，就等開完了飯我再去。」說著把名帖放在桌上，自己便躺在牀上吃煙，也不來睬他。高升恐怕寶光在官廳等著著急，便跑過來把些話告訴了。寶光無其奈何，只好屏氣息等著，在官廳上走一回，坐一回，時時地在腰上看看表。往常這表像走馬一樣跑得很快，偏偏今天倒慢起來。看一回是一點鐘，看一回還是一點鐘。真是度時如年。因要想見中丞，也說不來破費些時刻。好不容易盼到了兩點鐘，催著高升去問，回來說：「飯是開完了。盧大老爺是門上大爺請進去談天去了，不定什麼時候下來。柴大老爺向來吃過午飯要睡一中覺，他家人說等醒來了才敢去回呢。」寶光歎氣道：「巡捕都這麼難見，無怪撫台了。已經是等了大半天，率性等他睡醒了再說。」高升餓得發慌，說：「老爺吃點點心不？」寶光道：「我不餓，你去買點去就來。」高升唯唯地去了。寶光一人坐在官廳裡，仰著頭數天花板，低著頭數方磚，消磨了個把時刻。高升來說：「柴大老爺請老爺過去。」寶光趕緊整整帽子，抖抖袍褂，跟著進了巡捕廳。見柴巡捕請了安，寒暄幾句。柴巡捕冷冷淡淡回答著，卻看壁上掛的鐘已四點鐘過了，便吩咐家人看外頭伺候齊了沒，催一催，差不多要上會館了。家人「啞，啞」地傳話出去。寶光便要稟見中丞，求他上去回一回的話說出來。柴巡捕道：「潤翁兄弟剛才不是叫號房招呼過了，大老爺那天性，潤翁難道不知？並不是兄弟怕上去回，無奈有這個令，上去也是白回。潤翁還要體諒兄弟們的難處。」雙手捧茶就要送寶光出來，寶光道：「兄弟還有下情，請老哥明鑒。大人公令誰敢不遵？但是教弟今日也非無因而至。」遂立起身，附近耳朵啣咕兩句。柴巡捕皺皺眉毛，點點頭道：「既這樣，請少坐一坐，等兄弟上去。」寶光打拱作揖說：「費心，費心。」柴巡捕便穿上馬褂，向宅門進去。不多一會，走出來說：「大人知道了。現在正要上大人那邊去，不得空見客。吩咐老哥明天一點鐘來見就是。」寶光稱謝不遑，辭了柴巡捕，便回公館。

一夕無話，次日起來，用過午膳，上撫台衙門。不落官廳，一直來拜柴巡捕，官場勢利似最講究的。昨天他們不知來歷，故把餘寶光當著候補的一律看待。現在曉得他有點來路，自不敢怠慢，見面便覺親熱，敬煙敬茶，有談有笑，不似昨日那個大模大樣，愛理不理的神氣。寶光仍然下聲怡色說些費心努力的濫套話。一霎時，聽見一聲：「請餘大老爺。」寶光即忙出來，三步五步跨進宅門。那盧巡捕望著，笑口半開，揭著手本往內行去。寶光此時用著蟹行法，不即不離，隨著走來，行至簽押房口。盧巡捕便停住腳，暗向寶光一努嘴，教他進去。那房門口站著一個美而且媚的家人說：「大人請餘大老爺在簽押房坐。」寶光規矩步進了簽押房，見思中丞便衣在中間站著，便換了個搶步法走進面前，請了安。思中丞還個半安，伸手讓他在旁邊一張小炕上坐。循例送茶。寶光半邊屁股挨著炕沿挺身斜坐，兩隻眼睛看準鼻頭，謹守禮經。有問即對。思中丞向來見了屬員是沒多話說的，除掉今日天氣晴，昨天天氣冷，這兩句印板官話之外，再沒別的。如若是平常的屬員稟見，說完這兩句話就要端茶送客。今日餘寶光乃是特別地介紹，自然有個特別招待。雖然無話可說，卻不便立時端茶，便在四喜袋內掏出一隻五彩套料鼻煙壺，挑出煙來，用第二隻指頭向鼻上聞著，眼睛卻在餘寶光身上，從頭至腳打量一回。又換了一隻畫料的壺兒拿在手裡，自看自笑。餘寶光滿肚皮的事，今日見得中丞，不知是求缺的好，還是求差事好。三番二次在喉嚨管裡打轉身，欲待說出，又怕中丞申斥，他頭一次見面就求差求缺，如倒了毛，下次便不好弄了。如若不說罷，費了幾個月工夫，花了好些小錢，嘔了許多狗氣，好容易得見，下次不知幾時才得再見。當面錯過，豈不可惜！心問口，口問心，老大盤算一回。忽然看見思中丞拿著一隻畫料煙壺自看自笑，急智陡生，大著膽子放響了喉嚨道：「大人這只煙壺大約是周畫的？」思中丞聞言，投其所好回道：「老兄此道也是高明的了。」說著便把煙壺遞了過來。餘寶光便站身起來接過手中，端詳一回道：「論這畫工總算得中國一件美術。現在真的很不容易物色。大人這壺兒真是稀世之寶。」卻說一個畫的料煙壺有什麼稀奇？餘寶光稱贊為稀世之寶，我料諸位必說是餘寶光拍思中丞的馬屁，故意說得這般天花亂墜，這卻不盡然。且待小子把這周畫煙壺略表一二。

他這畫，並不是畫在煙壺外面，是畫在煙壺裡面。你想煙壺的口不過一個鵝毛翎管粗細，要把筆插進口門，不要說是畫畫，這支筆在裡面打轉都打不過來。這就是天生的美術家發明出來靈巧。這人姓周名叫樂園，費盡心血，習成這個絕技。畫的時候，是在一間黑房子裡，四麵糊得如漆一般，不露一絲光線進來。卻在房子頂上挖一天窗，放一直光下來，射著牀上。那畫畫的人仰臥牀上，戴上對光眼鏡，用極細的鼠須筆，尖上醮好粉墨，一隻手將壺口朝下，一隻手拿著鼠須筆，向上平送進壺口。山水人物，翎毛走獸，花草魚蟲，件件可畫。每日只有正午的時候，光線正准。過了午時，光線稍偏，便不能射人。並能寫極小的楷書、題款同那陰陽文的圖書，真是巧奪天工。當初畫一隻壺兒須紋銀四兩，點景加倍。這周樂園有此絕技，在京城頗負勝名。因係獨得秘法，不肯傳授於人，畫的時候就是自家子姪也不肯叫他看見的，是學了法子去。所以周樂園死後，竟沒有出第二個人能畫的。可惜一件美術至今失傳。現在要買他一個壺，現在很不便宜。雖然是一個料貨，卻比翡翠瑪瑙的貴多了。閒言少敘。

且說餘寶光接著這個周畫煙壺，贊不絕口。鬼鬼祟祟在腰裡摸出一件東西，站起身來，雙手捧著拿給了思中丞。中丞伸手接了過去，只見他眉開眼笑，像是獲著了一件寶貝的樣子。這是一件什麼東西？不是別物，也是一隻煙壺。這煙壺是個瑪瑙琢成，上面卻有一塊黑紋，天然生成，像一隻牛。下面綠的像似些水草。還不足奇，壺頸底下有一點是黃不黃，是白不白，活樣一彎新月。還有散散整整的雲，護住四週，似乎流動的樣子。下底一隻牛，兩眼對著這月亮，就是把吳道子、張僧繇請出來，寡人好貨都畫不出那種神情。思中丞翻來覆去，看得樂不可支，連聲地說：「好東西，好東西。兄弟眼睛裡看的東西也不少，總沒有這個天然品格。大小也相稱，塘子又寬。我想定是大內的東西。料必是那年火燒圓明園，遺失外頭。老兄可是在京城得來的嗎？」餘寶光道：「這是卑職那年引見，同幾個朋友逛琉璃廠，在一個荒貨攤上得來的，很便宜。大人賞識，就請留用。」思中丞道：「君子不奪人之好。老兄肯原價讓給兄弟，到可以。」餘寶光道：「卑職只去了四甲京錢，還值得大人說讓價。」思中丞道：「那怕一文也要備價的。」提高嗓子，叫一聲：來，在賬房裡拿四串錢，交給餘大老爺管家。」說著把瑪瑙壺兒不住地玩弄說：「是這珊瑚蓋兒，未免委屈壺兒了。我想原來決不是這樣蓋兒，必定是另配的。你看大小都不對？」便捏著蓋兒，挑出一匙煙來倒在鼻煙碟子上。先看了一看顏色，慢騰騰按下指頭送到鼻子上聞了又聞，以領略趣味，道：「味兒甚純。」說著又聞了一鼻，連說：「不錯，不錯。原來老兄也很講究聞煙的。不然哪有這等無上上品。兄弟幾幾乎失敬了。」又把自己這只周畫料壺給餘寶光說：「老兄品品看，這味兒如何？」餘寶光接過手來，挑一匙鼻煙也放在碟上，送在鼻孔，卻不一氣聞去，慢慢地辨別那煙的滋味說：「羊(味稍差)上點，淡豆豉味帶酸，還不錯。其顏色淡黃，絕是神品。現在講究聞鼻的，動輒就是十三太保長，十三太保短，其實真正十三太保，那裡還有？卑職每每見人家藏的原納子，像大人聞的這樣煙的顏色，簡直沒有。聞或有之，都是假造出來的顏色，萬萬比不得的。就是那螞蟻窠，現在都有人會做，但只好混個眼前。若說到真講究的，鼻子裡一聞，立時辨出真假。」思中丞道：「老兄聞這煙是那一路的？」餘寶光道：「據卑職看這顏色，聞這香味，大約金大花居多。」思中丞哈哈大笑道：「不愧內行。這還是那年五爺

賞給兄弟的一小納子，一直捨不得常聞，可惜現在沒有多少。遇著進京的兄弟逢人便托，怎奈買來的總不及得他上。」餘寶光道：「大人若說是大金花，卑職家裡卻還藏著兩納子。並不是卑職手買的，還是先祖手下遺傳下來。到如今差不多有六七十年，味是純正極了，其色發著黑色，質地極堅凝細膩。大人如需用，卑職改日找出來，孝敬大人。」思中丞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兄弟向來不收屬員的餽送。」餘寶光道：「這不得謂之餽送。不過卑職不配聞這上等的煙，度著家裡，他們不知貴重，白糟蹋了，豈不作孽？大人現在求之不得，卑職現成有的，並不敢說是孝順。放肆一句話是『寶劍贈與烈士』的意思。」思中丞道：「這鼻煙最難收藏，一散了風氣味便不對了。又極好傳染別味，所以最禁的是與香料東西度在一起。兄弟是一瓶一口洋鐵箱子，外面另外套一個木箱，度在頂高的多寶架上。既怕敞風，又怕生黴，真難伏侍。老兄如其真是不常聞，度著可惜了，承允給兄弟，該多少價？兄弟備過來，這可不能客氣一點呢！」餘寶光道：「大人如此吩咐，候卑職回家找尋出了，呈送來領價就是。」思中丞道：「如此兄弟方受之不愧。」又談論了一些煙壺鼻煙，餘寶光自始至終沒有露一句懇求的事。思中丞已兩心相印，默默應許，故意說：「咱們是今夕只可談鼻煙了。」便把茶碗一摸，早有人喊一聲：「送客。」餘寶光仍用蟹行法。思中丞送到簽押門口，將頭一點，躡身進去。餘寶光走到巡捕房，與盧柴二人周旋一番，便上轎回了公館。他太太聽見老爺立見大人，非常高興，便催著老爺趕緊送鼻煙進去。要知餘寶光把鼻煙送與思中丞是何酬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